

蒲公英

又翻開新的一頁



我與老伴結婚五十 years 了，我們又翻開了新的一頁。

五十多年來，我們形影不離，要是華社推舉模範夫妻，我們當之無愧。除了阮囊羞澀外，其他的無可挑剔。

我有三男三女，除了第二個兒子在六歲時夭折，其他的都已生兒育女，成家立業。我那十三個小孫孫，給我們帶來了無盡的歡笑。

要不是我在很多年前莫名其妙的為一個不大相識的人擔保一筆鉅款，我應該早已衣食無憂。那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老伴無怨無悔，也沒多說一句話。我們又在身敗名裂，一無所有，從廢墟中爬起來。過了好幾年又被一個也有著五、六十年交情的老同學騙去了鉅款。這就是我一生，第二次被騙。如今我已退休好幾年，已臻八十高齡的小老頭。想起來，內心還是微微的疼痛。

這世上真個是一樣米養百樣人，一個貌似忠厚老實，相識了半個世紀有餘的老同學、老朋友，又寫得一手好詩的所謂菲華詩人，活躍在詩壇與文藝界居然是個心懷鬼胎，滿腦子總在算計著別人的小人。

至於那個現代黃世仁，我沒話說，這傢伙本來就是個放高利貸的人，看過《白毛女》這部芭蕾舞劇的人，應該認識他，只要你在商場中打滾。這種人遍地都是。

我時常告誡兒孫，千萬別替朋友擔保，好朋友，需要幫忙，盡你的能力去幫助，可以傾囊相助，就是不要做擔保人。俗語說：「可以替人死，不可做擔保人。」

好在，我的二個兒子都兢兢業業的為各自的營生打拼，二個兒媳都是賢內助，相夫教子，我們的女兒女婿各自的小家也豐衣足食，和和睦睦的，雖不是大富人家，日子也過得美滋滋的。

與老伴相識相知相愛五十一年頭。我們相識是在五十一年前，那時我二十七歲，她二十二歲，老伴剛大學畢業，我們交往了將近一年就訂了婚，本來

丈母娘打算訂婚後再過一年才完婚，父親突然心肌梗塞，一病不起，于是我倆遵循家鄉習俗，在熱孝四十九日內完婚，父親的突然逝世，至今想起還是淚滂，無比悲切。想起父親一生養大了四個弟弟五個妹妹加上我們一家，他老人家孝順父母，對鄉人、朋友有難都慷慨相助。

記得小時候的香港，那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一棟四層的樓加上地皮才賣一萬五、六千元，父親那時是有點儲蓄，都幫助至親好友倡業。要是只要買下一、二棟，我們兄弟妹三人吃喝無憂，可以做個貨真價實的二世祖了。

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如今是風平浪靜，豔陽滿天，可惜我已垂垂老矣，將近八十的老頭，意味著這裡的旅程，將近終站。

夕陽無限好，可惜近黃昏。是的，我將好好地把握這無限美好的黃昏時分，多寫多讀。

我每天的起居操作，總是自己為自己訂下個生活計劃，也總是沒能好好的完成它。

每天總得睡足八小時，就以今天早上起床，打開電子腕錶，睡足十小時又五分鐘，不像老伴總是睡不著覺。

我這人沒啥專長，要是睡覺也算是專長的話，那我這倒頭閉了眼，沒多久也就睡著，有時還會打呼我這專長，那些難以入眠的人，對我是羨慕得無以復加。

我與老伴結合半個世紀，也是我的人生這部書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我將怎樣去書寫我人生中這嶄新的一頁呢？除了讀書、寫點嘮雜子的文章，趁腿腳還沒完全老化還多少能走點路，雖然有時有著拐杖的助力，走起路來，好像比較舒坦、輕快，我還是堅持不用拐杖。我怕一賴上拐杖，習以為常，將會成為一個貨真價實的又小又糟的老頭了。

我還想趁著還能走能動，多出去走走，還想去俄羅斯，東歐或拉丁美洲走走、看看。

要好好利用這無限好的人生的黃昏，到處走走，到處看看。

2026年7月14日

林輝煌

只生歡喜不生愁



人這一輩子，煙火星辰，風雨相伴，變幻莫測。行於凡塵，誰不遇失意坎坷？誰不生煩悶憂愁？而人生至況，不過是修一顆從容心，守一方澄澈境。世事浮沉，只生歡喜，不生愁。

世人多愁，常錯將境遇當作心源。事有不順則鬱鬱，人有紛擾則耿耿，路有崎嶇則憾憾。總覺生活虧欠，總盼萬事圓滿。可月必有缺，天必有陰，路必有窄，事必有敗。缺憾本是常態，風雨亦是尋常。

說到底，愁非天降，實乃心生；擾非外至，皆因執念。執於未得，便生不甘；執於已逝，便滿遺憾；執於旁人眼光，便惶恐不安。心底若堆塵，眼底便無光；眉間若舒展，人間即暖陽。萬般情緒，皆在一念轉圜。

所謂只生歡喜，絕非避世逃避，亦非盲目自欺。而是閱盡千帆後，與生活和解，與自我釋懷。不求事事如意，但求內心安頓。

生活從無完滿，不如放寬胸襟，看淡

取捨。擁有時，惜當下光陰；失去時，納世事變遷。不羨他人喧嘩，不卑自身步履；不困昨日是非，不憂明日未知。無端的思慮，徒增煩惱罷了。

人間歡愉，不在遠方，恰在尋常。是晨風拂面的清冽，是晚霞染天的溫柔；是三餐暖胃的煙火，是家人圍坐的燈溫；是忙裡偷閒的一盞茶，是低谷自愈的一刻靜。日子從不缺美，缺的是被焦慮遮蔽的眼，和被煩憂蒙住的心。

時光不可逆，悲喜皆自取。眉間若鎖，天地昏沉；心懷暖意，尋常亦長。煩惱本無根，不撿自然無；憂思本無跡，不思自安寧。胸襟闊一寸，前路寬一丈；心底有暖陽，何懼風霜涼？

浮生若旅，萬般際遇皆是歲月的註腳。最好的修行，是向內觀照，而非向外苛求。拂去心頭雜念，於喧囂中守一方清淨，於風雨中持一份平和。

接納無常，包容缺憾，從容經營平凡日常。眉眼明朗，步履輕盈，奔赴歲歲朝夕。半生行路，守本心，遠煩憂。此生所求，不過——只生歡喜，不生愁。

謝如意

悠悠世界此起彼伏循環往復



一層山水一層人，層層山水不了情。有人總愛這山望著那山高，其實你看他方是風景，在外人看來你也是風景。

古訓有雲，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強中更有強中手，謙以自牧存真誠。

曾經在籃球開賽之前，有新來者口中直呼無人，我說且把自己當人待，莫目中無人何問津？其實，我們也常常側重注意自己在他人中的份量，就是少了點悄悄地輕輕地掂量掂量自己。至於評價他人嘛？悠著點行，隨緣就好！

人與人的關係，就在人的自然衝動中分出了條條道道，只不過這條條道道多是各人自己的主觀認識，真能切合自然大道惡客觀實際者，恐怕屬於鳳毛麟趾，實在是可遇不可求。

突然想起昨天有旅外歸來的堂侄動問一文的事實，我看得心無旁騖一絲不苟，可是當回答他的問話時只能用我的話說了。雖然我土土地說話，竟不能引用原文太多，但幸幸侄心領神會，喜不自勝！或許，這恰是

我昨天邂逅的好風景——彼此不期而遇，交流一語中的。瞬間心領神會，條忽心曠神怡！

都知道天道損有餘以補不足，人道損不足而奉有餘。看看當今權貴，卻多的是行人道，而又有非官的草民盲目跟風趨炎附勢，於是使得走人道的人多而又多。

走人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就這樣成了所謂部分「現實」的氣候了，要是誰不走這人道以適應這氣候，自然就容易感冒了。

雖然如一貫走著不合時宜的天道，在俗人眼中或許成了怪物與之格格不入，也許這就是陸地神仙、山中宰相的韻味，只向智者談，何求俗人知？！

只聽得鬧嚷嚷你方唱罷我登台，不知何處是家鄉。更不知自己是誰、在哪裡、每天該怎麼辦也有之。

因此，為人不求人知曉，心有靈犀自在通，感蒼茫世界芸芸眾生，道聲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就是上等的祈禱。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到無時想有時，就且當做燕語呢喃聲啾啾，經天緯地自在游了。

2026年5月18日午間赴宴等待中

老油條

另一隻眼睛看今天善舉公所



「善舉公所」是間百年老店，打從西班牙甲必丹時代至今近乎150年，當時先賢對公所懷著深情對同僑互助的寄望，惦念先僑在那個背鄉離井來到美麗千島菲律賓，人地生疏，無親無戚，唯一希望是咱們這群在菲華人同胞能有救死扶傷幫上一手。在那貧資潦倒時，老弱病痛無助時，走頭無路的十字街口時，多麼地盼望有隻伸出援助的雙手來自華人慈善團體……，所以先賢創辦善舉公所是宣揚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提醒咱們個體幸福與整體福祉密不可分，善舉不在於大小，而在於看見他人的需要，並願意為此採取實際的行動。

睜眼今日華人社會，想做善事扶助貧孤寡無助老華人，我相信華社慈善家應為數不少，只要人人無私獻出一點愛，咱們華社將會有更好的明天……。善舉公所無私丟下一粒慈善微小的石子，肯定會掀起漣漪效應，華社目睹善行的人會被感染，進而傳佈善意，佈施積德，行善濟貧，它能修補社會信任的裂痕，也能降低人與人之間的冷漠與對它不信任的諷刺……。李逢悟1987年從李俊鋒宗長接任善舉董事長，開始它的一人專政管理崇仁直到他離世將近30年期間，華社對其管治善舉公所，崇仁、義山成績評價好壞參半，社會對其管理善舉公所的固執專政，一言堂，善舉崇仁大小小事情，皆需李氏點頭拍板，因此華社有人指責對其諸多黑箱作業斐言斐語，怨言良多，不敢明言，華社那些裡多賢達都懷做好人心態，僑社敢於說真話批貶善惡對錯之心的人，寥寥無幾不願得罪……。李氏最大的本領，他有聰明過人不為人知控制理財手腕，它有睿智善於利用公產私用交官交鬼，面對官場各階層給簽字優惠牛鬼蛇神，塑成官場交遊廣闊，上可通雲端太空站，下可入海戲鯨捉鯊，於是華社闊人個個鴉雀無聲，皆抱識時務為俊傑，哲身自愛，扮演不多管閒事好好先生……。

當年只有蔡金鐘老先生敢於挑戰李逢悟，揭露它的獨斷獨行，霸道十足控制善舉崇仁義山，說良心話30年來李氏對崇仁建樹微不足道。病家對崇仁諸多批評和怨言，甚至因芝麻小事在任內，發生與巴西市吳炳祥先生在岷尼拉打過官司，結果在蔡金鐘老先生協助下吳炳祥終於打贏官司……於是華社茶餘飯後流行的調侃笑話是「只有姓吳敢罵咱們這些姓李」的。當時華社就有一些人認為「李先生」雖然霸道專政，但華社有些人就強調除了李逢悟外，華社必竟找不到能管理好善舉公所和崇仁醫院的人才，當時老油就帶著惑疑不信心態……即使華社有充滿三教九流，牛鬼蛇神人物，但我從來不信邪，我只信善惡對錯有別的上帝耶穌，我只相信天地間有真理正義和邪惡貪婪的報應……。

今天有緣與盧祖蔭、謝銘洲、李賢冊、李宏圖、吳榮祥、李凱旋相遇，還有緣遇見

敬重的DR SAMUEL ANG（洪鵬生），醫學界割腫瘤拿手醫生和DR TIMOTHY DEE通心管心臟專家等等……。與善舉和崇仁領導層會晤，雖是一樁短暫接觸談話和參訪，我卻深深感謝上帝對華社的仁慈疼愛，好在上帝沒有允准太上皇死後傳給太子危險的這一步，華社非常慶幸今天能看到的是老同學施淑好的女婿謝銘洲和盧祖蔭全權主持崇仁行政，華社可以放心公產不會私用，老油雖不是江湖看命卜卦術師，但多少從人外觀、面相、談話、舉動、眼睛也能看出一些端倪來……。」

謝銘洲就有一張正派端壯不燮面孔，能辨別是非對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面相，絕不像那種表面鐵面無私嚴肅，內心鼠牛虎兔貪婪不厭的領導，又從與謝銘洲誠執談話和解釋後，陪加對他充滿信任。盧祖蔭本是華社慷慨行善久仰的闊人兼闊人，在行善事業路上絕不會有那種公產私用，下三爛卑鄙醜事。而李賢冊是位暢銷全菲聞名DAVIS漆廠大老闆，為華社服務做點慈善，確是他份內的芝麻小事。與李宏圖第一次見面，從他面相看確不是簡單人物，它懷有一顆中國心，精通國內外大事，從談吐一言一笑，就能看出一股滑稽硬漢氣息。吳榮祥是位僑中校友，與三哥李炳朗（阿洛）可能是同班或同屆同學，在善舉公所年份與太上皇相差無幾，他是位穩重維維諾諾的好好先生，無奈在皇帝入朝升堂誰敢不喊萬歲……。還有一點吳先生是位專門負責建築中山街（BENAVIDEZ STREET）新善舉公所大廈主持人。因受建築公司多次延誤所以拖延至今天尚未完工，據盧祖蔭先生已更換建築公司，希望今年內能完工……。新善舉公所建完後，樹日（SOLER）街舊善舉公所將改為免費為華菲貧僑洗腎藏（洗腰子）中心……。最後一位是與我鄰居多年的李凱旋在善舉公所和中華商會的輩分，可說也是屬於輩分較高的一位。他本是位闊人早有自己經營多年的煙廠事業，現在年事也不少，事業早已後繼有人，無需操心，對於世間錢財瑣事早已視如糞土……。

參訪結束站在崇仁門口等候司機，那短短十分鐘，看著出出入入不停的病人和臉無歡愉親人面孔，扶著剛從醫院輪椅推出無助扶上車回家病人，再看看一個個被親人扶著走入醫院看病的人們……。再來是熙熙攘攘為病痛奔波親人籌足款項爭相清還出院焦慮的景象，深深地使我感悟到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和無常，想起坐在這趟單程人生奔馳火車上的人們，除了拿取自己份內應拿的財富，您我還有需要在人世間貪得太多嗎？放開狹隘心胸雜念，只要咱們孩子有能力養活自己，有能力栽培和養活自己孩子，那麼咱們長輩再有能力做些善事時，救救貧困疾苦窮人，使貧資華人菲人不要背負太重醫藥費，盡量減輕華菲病家經濟負擔疾苦……多做些有益蒼生的好事。（下星期一待續文章評估崇仁醫院「前世今生」）。

稿於2026年7月15日

杜鷺鶯

電影「奧德賽」

——若蘭式懺悔錄



出門多時，返來後家中的老車又得送修，只好徒步至附近商場「殺時間」，不料正撞上好萊塢最新大片「奧德賽」全球同步上映。

影院外連一張像樣的海報都沒有。就衝著大導演克里斯托夫·諾蘭以及那一堆大卡司影星，怎麼也得進去一睹為快。

果然，這部克裡斯多弗·諾蘭執導，「諾蘭式現代心理學」改編的電影，不僅氣勢磅礴、音樂淒愴，一众好萊塢知名影星各自精湛的演技更是將當年伊薩卡國王奧德賽和一群希臘勇士在特洛伊戰爭結束後那一段長達十年的漫長且充滿驚險與艱辛的歸鄉旅程演繹得淋漓盡致。

飾演奧德賽的麥·迪文（Matt Damon）在時光洗禮下已從《心靈捕手》（Good Will Hunting）中那個緩緩念古的數學天才小子蛻變成歷經滄桑的希臘達達傳奇奧德賽。近三十年的努力，這位哈佛出身的「文青」如今已是集導、演、編劇、製片為一體的全方位電影奇才。麥·迪文演繹的奧德賽沉穩內斂，具有一種令人信服的誠懇與睿智。

來回貫穿故事的其他主要演員：飾演奧德賽妻子伊薩卡王后的安·海瑟薇（Anne Hathaway）、飾演伊薩卡王子的湯姆·霍蘭德（Tom Holland）這兩位在各自的代表作中都有傑出表現的影星在此片中演的出也相當精彩。值得一提的是，早期因吸血鬼系列電影《暮光之城》（Twilight）而走紅成為校園「萬人迷」的帥哥羅伯·派汀森（Robert Pattinson），其在「奧德賽」所飾演的角色幾近「搶戲」的出色演技也很有

看頭。

這部最新出爐的電影「奧德賽」由特洛伊戰爭結束後的冷酷悲愴的場景開始，帶著一種罪疚感敘述了奧德賽十年歸家的艱辛歷程：怪獸、山妖、女巫、海難……險象環生、惊悚絕望。

當所有同舟共濟的袍澤都一一折損，奧德賽獨自被海中神女卡呂普索救起，幫他重拾記憶並要他想清楚：如一意孤行執意回家，那他與眾勇士這一路的事蹟和艱辛將無人相信、無人知曉，他將獨自面對痛苦的記憶。

奧德賽最終選擇了面對痛苦、拒絕遺忘。當場簡單卻毫不猶疑地回答女神：「請助我返家。」手中緊握著的是妻子的信物——一枚刻著守护女神雅典娜的襟章。

電影中還有好些更像是探討現代「創傷症候群」的心理隱喻：比如暗夜中與沙灘冒出來的戰死同胞幽靈的對話，與如結尾原著沒有的結局：奧德賽把兒子留在伊薩卡島，帶著妻子再次揚帆出海，向著未知的西方去作靈魂救贖及尋求心靈平靜……回看時下紛亂世事，電影「奧德賽」更像是倖存者的負疚感與代價的現代悲劇。

一部影響西方文學將近三千年的希臘荷馬史詩「奧德賽」，自古至今屢次被改編成各種不同形式的文藝作品：戲劇、音樂、舞台劇、電影等。不同時代的藝術家不斷地為古老神話重新賦予原初的人性情感和时代脉搏。

這，便是人類共同文化遺產存在的意義和魅力。

2026/7/18寫於馬尼拉

本論壇投稿電郵地址：shangbaoforum@gmail.com